



孙 穆 著

海上神鹰

33V13/08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电影文学剧本

海上神鹰

孙穆 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1960·北京

內 容 說 明

这是一部描写解放军侦察员英勇事迹的电影剧本。

在解放沙沃島的战斗中，侦察排长刘青山和侦察员馬家、楊兵潛上沙沃島去捉“舌头”。小小的沙沃島上原来駐守着敌人一个守备师，又新調来一个加强二师，真是戒备森严。刘排长等人捉住了敌人的一作战参谋，就利用了敌守备师和加强二师的互相不通气，得以在島上潛藏。最后他們依靠了漁民群众的帮助，挟带着“舌头”安然返回大陆，为解放沙沃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情报。

剧本的情节曲折惊险，正确表现了解放軍侦察员的英勇无畏和联系群众的优良品质。

海 上 神 應

孙 穆 著

*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单舍饭寺12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89号

財政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售

*

开本787×1092公厘 $\frac{1}{32}$ · 印张2 $\frac{1}{2}$ · 字数：44,000

1960年8月第1版

1960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061·225 印数：

定价：0.25元

远远有部队在行进。一辆一辆的拖炮的卡车，尘烟滚滚。

一个脸上滚落着汗珠儿，嘴里呼嗤呼嗤喘着粗气的小伙子，军帽歪戴着，急不择道地奔跑着。

他就是杨兵，解放军的侦察员，象一只小老虎似的，长的短粗短粗的个儿，身子骨挺结实，两只大眼睛亮亮的，闪烁着冒冒失失的光芒。

他跳过小沟，跃过田埂，穿过一片竹林，忽然前面一条水渠挡住了他的去路。

水渠里的水旁若无人地奔流着。

杨兵左顾右盼，找不到一个可以通到对岸的桥梁。他用巴掌抹去脸上的汗水，对水渠煞气似的恨恨地吐了口唾沫，向后倒退了几步，取个跳远的姿势飞身跳过水渠，可是由于个头儿矮，渠道宽，跳倒是跳过来了，一只脚却陷入了烂泥里。

杨兵气的直皱眉头，顺手攀住了旁边的一棵小树，死命地拔出了腿，满鞋满腿都是烂泥，也顾不得收拾。

拔腿又跑了起来。

二

海滨的小市镇。

人象流水似的拥挤。渔民们刚返航，再加上不知从哪儿来的那么多部队，在小市上人们简直挤的背靠背，头挨头。

吆喝声，欢笑声，什么地方传来了嘹亮的京胡的鸣奏声，小市象一锅沸了的水。

杨兵在人流里挤着，跑也不能跑，跳也不能跳，他东张张西望望寻觅着什么，终于在街尽头碰到了一个熟人。

杨兵高声地喊道：“林老大！”

一个中年渔民闻声转过头来，看到杨兵，好象见了老朋友似的，连忙跑过来抓住杨兵的手。

“杨兵同志，你怎么有空来呀？”

杨兵急忙说：“嗨，找马家呀，你看到他没有？”

“马家吗？船上，你看，那不是！”

林老大回身指了指海湾。

三

海湾的入口处。

夕阳映照着波浪起伏的海面。

几条大窖船并排儿向渔港开回来，一支窖船的桅杆

上，有一个赤裸着上半身，皮肤晒成了古銅色，穿着一条水龙褲，一絡头发在前額上随风飘舞着的，青年英俊的小伙子，他就是馬家。馬家一边将滑出滑輪的帆索往起拉，一边亮着嗓門儿唱着：

藍藍的海水，浪連天……

齐集在漁船甲板上的男女漁民們，羨慕地看着爬在桅杆上、英武的象鷹似的年青的馬家，齐声快乐地唱着：

浪連天，浪連天，
夕陽染紅萬點帆，
滿艙魚兒銀光閃，
萬里晴空彩雲翻。
啊，祖國遼闊的海洋，
我們自由幸福的家園，

藍藍的海水浪連天，
浪連天，浪連天，
幸福的歌兒唱不完。
輕風拂過紅旗展，
丰收的喜訊天下傳。
啊，祖國遼闊的海洋，
我們自由幸福的家園。

“馬家！馬家！”

楊兵的粗嘎的呼喚聲傳到了漁船上。

馬家聽到喊聲，抬頭向海岸望去，只見楊兵扯着嗓門喊着，左右手還拿着兩塊手巾，當作訊號旗，上下左右搖晃着說明有急事，須立刻返航。

馬家看出來是冒失鬼楊兵，高興地回答道：“知道了，楊兵！我馬上返航。”

馬家說罷輕輕地一滑溜，象一只敏捷的猴子似的，從高高的桅杆上嗤溜下來。

一個老年漁民拍了一下馬家赤裸的肩頭，夸贊地說：

“行，馬家，還沒有忘了咱們漁家的老根底。”

“變成灰也忘不了，大伯。”馬家快樂地說道。

眾漁民贊美地笑着。

姑娘們偷眼看着馬家。一個長的挺俊秀的漁民姑娘，拿過來一件褪了色的軍裝上衣，遞給馬家：

“給大軍同志補好了，補的可不好。”

馬家接過姑娘遞給他的汗衫，感激地笑了笑，剛想說點什麼……

“馬家，你快呀！釘子把你釘住了嗎？”

楊兵急不可耐喊叫聲傳上了船，可是船離碼頭有好遠，一下子是攔不了岸的。馬家也顧不得向他補衣服的小姑娘道謝一聲，將上衣塞入水龍褲里，心急慌忙地喊了一聲：“再見！”轉身向海里撲去。

只听“刷”地一聲響，馬家鑽入了水里不見了。只

見海水扩散着一圈一圈的波紋。

老漁民贊賞地點了點頭。

給馬家補衣服的那個姑娘，含笑地望着海面。

另一個姑娘湊近補衣服姑娘的身旁，指了指對岸，
輕聲地說：

“你看，那不是他，出來啦。”

四

對岸。

楊兵接住了從水里鑽出來的、渾身水淋淋的馬家，
親昵地在馬家的脊梁上搗了一拳說：

“我以為釘子把你釘在船上了呢！”

馬家捋了楊兵一巴掌說：

“別打哈哈啦。什麼事？”

楊兵：“緊急任務。”

馬家：“什麼緊急任務？”

楊兵：“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你馬上回去。快走，老
排長還在等着咱們呢。”

“走！”馬家從水龍褲里掏出軍裝上衣往肩上一披，
二人快步地沿着海濱小道跑去。

五

偵察排。

老排長劉青山正埋頭收拾行裝。他把一份一份的戰

斗用具，諸如手提冲锋枪、排除障碍的工具、防水衣等，都規規整整的分作三份。他就像一位非常善于当家作主的主妇那样，看看这，摸摸那，看是不是带全了，是不是得心应手。看到枪上有尘土了，忙拿起来擦擦。

在給馬家整好的一份行裝上，他发现馬家軍帽上的“八一”帽徽脫线了，又忙拿起来走到窗戶跟前，从衣袋里掏出一个一个小布包儿，拿出了线，又从一个竹桶里取出了針，埋头釘起帽徽来了。

这一切进行得非常认真、仔細，不慌不忙。他一边收拾，一边还吹着口哨“我是一个兵”的曲子。

六

院子里的孩子們也随着排长刘青山的口哨声，不約而同地唱起了：“我是一个兵，爱护老百姓……”

忽然孩子們发现走进大門的楊兵和馬家，快乐得連蹦帶跳地迎上去喊道：

“哎呀，馬家叔叔回来啦，打魚了嗎？”

“噢，賽李達叔叔也……”

楊兵把喊他“賽李達”的孩子猛然地高高举起：

“好小子，还叫不叫？”

孩子央告道：“再也不叫啦，賽李達叔叔。”

逗的楊兵、馬家和一同拥进来的四、五个偵察員，以及正在院里修补魚网的姑娘、媳婦們一同哈哈大笑起来。

馬家進門走進了宿舍。

馬家給排長敬了個禮：

“報告排長同志，偵察員馬家奉命來到！”

排長站起來將剛縫好的帽子往馬家頭上一戴，親熱地拍了一下馬家的肩膀：

“好，回來的正好。這次出去有收穫嗎？”

馬家取下排長給他縫好的軍帽，感激地笑了笑說：

“沙沃島的漁民一個多月都不讓出海了，了解不到情況，有風聲說沙沃島最近來了十幾條軍艦，掛的是美國旗。”

排長點了點頭：“楊兵呢？”

馬家向門外喊：“楊兵！”

“到！”一聲巨雷似的喊聲，從門外跳進來了楊兵，隨後其他偵察員也走了進來。

馬家連忙掩住耳朵，搞了楊兵一拳：

“虧得這房子是磚蓋的，要是草房叫你這一喊就得震塌了。”

楊兵向排長嘻嘻一笑。

排長看了看表：“好啦，大家坐好，我把任務給同志們講一講。”

眾人坐了下來。

排長：“同志們，上午軍首長找我，交下來一個重要

任务，任务就是越海抓‘舌头’。”

众人都欢喜得“啊”了一声。

楊兵最沉不住气，还没听完就大声嚷道：“啊呀，这可太棒啦！我……”

馬家沒等楊兵嚷完，連忙用胳膊肘捅了他一下。楊兵吐了吐舌头，連忙把下半截話咽回去了。

排长继续說道：“軍部接到情报，說敌人在沙沃島增加了兵力，究竟有多少，装备如何，还了解不到，又不能因此暫停执行解放沙沃島的任务，同志們都知道这次是陆海空三軍联合作战……”

众偵察員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，都欢欣鼓舞高兴得坐立不安。

排长：“为了彻底了解敌人的兵力部署，以及纵深配备，命令我們到沙沃島抓一个活的敌人回来，最好是抓一个軍官。指定我帶領馬家、楊兵……”

楊兵一听又該跳起来了，但他因为自己已被指定为一員，心儿高兴得直跳，也沒顾得跳跃，他轉过头对着，一位胖的象个洋娃娃似的年青的偵察員眨了眨眼。

胖娃娃偵察員又是羡慕，又是嫉妒。

排长：“其余的同志在中途接应，現在大家立刻做好出发的准备。我的話完了。”

众人一陣热烈的掌声。

胖娃娃偵察員打了楊兵一拳說：“吓，这回可神气大啦，小子！”

“老馬，好事可都叫你攤上啦。”

老排长这时从自己的行装里掏出两片說山东快书的铁瓦片，“噠唧”一敲，好象很留恋似的看了看。

胖娃娃偵察員說：“老排长，你再給我們說一段吧，你走了我們怪想的慌。”

众人一致同意：“說一段吧，排长！”

排长笑了笑：“等我們胜利回来，哼，瞧着，咱編一段精彩的說，准逗得你們肚子都笑痛。”

可是排长却好象嘴里发癢似的順口就唱了起来：

“說起来可真逗，听俺表一段偵察員越海抓‘舌头’……”

“噠唧”、噠唧”……

八

一辆吉普車“噠”的一声在院門口煞住，从車子里走下来了两位首长。

九

屋里。

排长实在想不出詞儿来了，只管用两片铁瓦噠唧。

胖娃娃偵察員：“往下說呀，排长。”

老排长順口溜了一句：“說到这里不算完，等我去体验一下生活回来再往下編。”

众人笑了。

这时一位侦察员慌忙跑进来说：“报告排长，军长和政委来了。”

话音刚落，只见军长和政委走了进来。

“立正！”老排长喊了一声。

军长，一位两鬓已经斑白的长者，亲切地向侦察员们摆了摆手。

“刘排长，怎么样，准备好了嗎？”

刘青山立正报告：“报告首长，已经准备完毕。”

军长：“好，我和政委来给你们送行来啦，是嗎？”

军长转身看了看政委。

政委点了点头：“这次任务非常重要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。”

排长立正：“我们向党保证。”

军长关怀地：“好，一定要轻装，不要背包袱，这可不像咱们打解放战争的年头。”军长一面说一面检查侦察员们准备好的行装，“还有誰去？”

排长指了指杨兵和马家：“马家和杨兵同志。”

马家和杨兵进一步立正。

军长、政委和他们一一握手。

军长握住杨兵的手玩笑地说：

“我认识你，听说你叫‘赛李逵’？”

杨兵：“报告军长，我叫杨兵。”接着又说：“首长同志，我这次出去，保证服从命令听指挥，胜利完成任务，争取加入光荣的中国共产党。”

軍長拍了拍楊兵的肩膀：“好啊，楊兵同志，祝你成功！這次你們是到敵人的心臟里去打秋千，得學點孫悟空的本領。”

“孫悟空？”胖娃娃偵察員傻笑了一下。

政委：“對，這就是說不但要勇敢沉着，要緊的是機智、靈活，豬八戒就缺乏這一點，因此老是叫妖精給逮去了。”

眾人听的都樂了。

這時只見軍長從褲口袋裡掏出一件東西，他把機關一按，只听“叭”的一聲響，一把明晃晃亮光光的匕首，出現在劉青山面前。

軍長笑吟吟地說：“劉青山同志，還記得這玩意嗎？”

排長高興地看着匕首說：“記得，首長。”

軍長：“這把匕首還是你在渡江作戰、偵察五里營的時候從蔣介石的一位師長閣下手裡繳獲來的勝利品，標準的美國貨，我替你保管了五、六年了，現在你又用得着了。”

老排長快樂地從軍長手裡接過匕首來。

政委打趣地說：“要用的准，用的狠，可惜我當偵察員的那時候沒有這玩意，急了只好用切菜刀干。”

眾人笑了。

政委看了看表：“啊！已經八點了，好啦，你們也該動身了，明天再見。”

排長：“是！明天再見。”

軍长深情地和众人一一握手。

“祝你們胜利。”

軍长再一次的握住楊兵的手热烈地說：“再見！楊兵同志，我再一次祝你成功。”

軍长和政委推开門，一陣海潮声传来。

— 〇 —

夜空。

片片烏云飘浮、游动，間或有几顆星星在云縫里眨着眼。

空曠的大海黑沉沉的象无底深淵。

三个偵察員回身走下被海浪冲击形成的一条窄窄的狭道。

海浪在狭道下的崖壁上轰隆隆喧嚷着，噴着泡沫的烟雾。

三个偵察員走到崖石下面一个弓形的浅洞里。他們揭开了网罩，露出了一条特制的小舢舨船。

馬家和楊兵輕輕地抬起了小舢舨，把它推入水里，排长和楊兵先上了船，馬家将船向前一推，随之一跃而上。

小舢舨悄悄地离开了海岸。

风在呼呼地嘯叫。

三个偵察員駕着輕舟，随着滾滾的浪涛前进。

海面上的风尖厉地吼叫着。小风帆鼓满了风，简直快要给风撑破了似的。那些象巨大的木头轱辘一般的长浪，一个紧跟着一个，向小舢舨袭来。

长浪开了花，扑上小舢舨，小船一会儿陷入了浪谷，一会儿又象腾云驾雾似的被浪头高高擎起，人的心也随着船悬在了半空中。

排长刘青山坐在后梢掌着舵。马家紧拉着帆索。杨兵圆睁着眼睛，微张着嘴，紧张的心都快要跳到喉咙口来了。

“排长！”杨兵看着接二连三扑来的浪头，有点惊慌地说，“风浪可上劲啦。”

排长刘青山用巴掌挥去了溅在脸上的水花，看着越来越大的长浪说：“沉着！”

正当这时，突然听到一阵卜卜的声响传来，刘青山叫了一声：“敌人！”

马家、杨兵一回头，只见船的左前方，突出海面的虎仔屿的附近，一只巡逻快艇，独眼灯贼亮，从海礁背后窜了出来，飞一般地向他们开了过来。

敌人快艇上的探照灯，象突然从海底伸出来的一只巨大的魔爪，掠过海面。

刘青山一看敌人快艇上的探照灯快要扫到自己船上来了，连忙掏出匕首，将帆索切断，帆篷“刷”地落了下来。

刘青山一手把着船舵，一手操起了手榴弹，用牙齿

咬开了盖。

楊兵、馬家也迅速操起了挂在脖子上的自动火器。

船失去了平衡，搖幌着跃入了浪沟，刘青山死命地掌着舵把，当他們把舢舨搖上海面时，只見敌人的探照灯已扫过海面。

— —

敌人的巡邏快艇。在能容納半个班的仓面上，一个嘴上留着頗为神气的仁丹胡子的伪軍官，披着黑色的雨衣，雨衣在风中飘动着。他对輪机兵喊道：

“左舷！二十度。”

輪机兵，一个約三十岁，挂着尉軍銜，歪戴着大盖帽的家伙，重复了一下軍官的話：

“左舷！二十度。”

快艇来了个急轉弯，消失在沙沃島的背影里去了。

— 二

三个偵察員这时已经悄悄地登上了沙沃島。

三个人埋伏在海滩上，海水不断地劈头盖臉地向他們扑来，象要把他們重新拉回海里去似的。三个人靜靜地听着海島上的动静。

島上不断传来敌人的吆喝声。

手电筒乱晃，一会儿东，一会儿西。

探照灯緩緩移动着，从天空移向海滩，然后又从海